

九煙先生遺集

九煙先生遺集卷五目錄

雜著

仙乩紀畧

仙乩襍咏

鬱單越頌

新箋百家小言

并序

西湖三戰詩

并序

九煙先生遺集卷五

湘鄉後學左 仁清石

湘潭族孫周詒樸子堅

全校刊

雜著

仙凡紀畧

昔文衡山待詔于所作法書幀首輒用停雲館印或問  
公停雲館安在衡山笑曰吾館卽在法帖上耳劉南坦  
司空欲構一樓未就倩衡山作神樓圖楊升庵太史因  
爲作神樓曲後人多做此作園曰志曰思曰夢曰想曰  
意先曰如是大氏皆空中樓閣畫裏溪山也余之將就

兩園經始于庚戌之冬落成于甲寅之春頗自謂慘澹經營部署不俗然亦不過墨莊幻景聊以自娛耳乃于仲冬甲子日偶過友人岸舫壇中觀茗溪陸子芳辰運乩祈仙至夜分乩忽大書云今日奉文昌帝君法旨而來聞本壇護法報至崑崙云黃子有將就園甚爲可愛故桂宮傳命欲索原本細覽批閱以作不朽之奇觀擇名山高阜最佳處建其兩園以待諸仙往玩并作騷壇至虎溪再笑之期黃子可以爲兩園主人矣余不勝駭異亟如命繕錄次日上呈乩復傳法旨云帝曰才子思路如世外奇卉璀璨鮮妍天上修文不能及其萬一卽

著值殿大將鍾靈前詣中海崑崙依其文內所構爲兩  
園待功完余往彼處以作世上別業俟黃子武夷相聚  
之後來此永作修文長郎余又不勝駭異至次日余仍  
過壇中乩又忽大書云桂宮大將軍鍾奉法旨呂祖閣  
改爲三清閣關聖閣改爲玉帝閣敕黃子速作兩閣對  
聯聯各十五字爲合式蓋因余就園中有東西兩閣而  
特爲更定之也余卽于是日擬作兩聯上呈三清閣云  
此地勝瓊臺萬壑千巖允矣清微聖境何人臨寶閣十  
洲三島宛然縹緲神仙玉帝閣云玉京迎麗旭之暉喜  
千劫修持同妙樂金闕冠崇霞之表看萬靈呵衛似香

嚴隨奉旨云黃子所作對未盡所長亦可用之余次日  
乃復擬兩聯上呈三清閣云先天地生遡閣中萬古燈  
傳極本無極爲道法祖仰雲際三台鼎峙元之又元玉  
帝閣云山似香嚴看萬壑千峯文章盡成魏煥國如妙  
樂徧十方三界血氣莫不尊親復奉旨云黃子今日所  
作對聯甚佳准用此不獨余一人駭異凡在壇諸君蓋  
無有不相顧駭異者矣噫此一小小遊戲文字耳茫茫  
六宇誰是知音乃不意上竇帝聰謬辱鑒賞而且重勞  
天神按圖構造更定閣式旌以文郎似此種種殊恩異  
數加余么麼蟻蝨何德以當之邪然則是區區之將就

園從此可名爲崑崙園亦可名爲天上園矣事屬創聞  
不敢掩遏謹據實紀載用告同人一以見上帝之右文  
一以見神明之昭赫云將就主人敬述

仙乩雜咏十二首

余于甲寅季冬旣荷桂殿文皇取閱將就園記命天  
神倣搆改閣製聯至乙卯孟春復奉敕編纂龍沙八  
百字又辱文皇獎賞詳載兩園仙乩紀畧及地仙姓  
名歌中尙有餘緒縷縷復得絕句如干

何物區區將就園空中樓閣夢中緣無端驚動文昌座  
九地平飛上九天

鑿空杜撰漫成文正似蜃樓蒼狗雲蟻國蜂衙兒戲事

敢勞桂殿大將軍

文皇命值殿大將軍鍾愛詣中海崑崙依余文構為兩園

天上從無凡俗仙瓊花瑤草盡名篇竹枝桃葉渾無賴

敢比奇葩世外妍

帝曰才子思路如世外奇卉璀璨鮮妍

乘槎博望史能詳猶道崑崙屬渺茫今日若非天上語

那知中海在何方

百萬仙才盡讀書玉樓簪珮定盈車蠅聲颺技吁堪嘔

不信天官反不如

帝曰天上修文不能及其萬一

峰畔雙祠日月光好將關呂奉烝嘗甯知別有烝嘗主

特改三清與玉皇

余就園中有東西兩閣擬事關帝呂祖者奉敕特改為三清玉帝閣且命



余各作十  
五字聯句

榜聯輕重辨分毫取舍公明藻鑑勞若使文皇知貢舉

何來才士屈聲高

余初擬作兩聯奉敕云未盡所  
長因復擬兩聯乃云甚佳准用

蒙敕修文未遽修拜官尙待武夷遊誰知八百庚申記

早識人間有其由

文皇為余構園曰俟黃子武夷相聚  
之後來此永作修文長郎又陸子即

地仙姓名時初未識余而此已  
預示云尋其由共由非黃字乎

流離貧賤酷堪哀贏得虛名動玉臺試問人間嘲喪狗

何如天上歎奇才

文皇覽余八百字歌  
輒判曰奇才奇才云

勞動朱衣對面談筆花胸錦祇生慙虎溪再笑渾閒事

還約紅林共半酣

朱衣傳法旨云黃子筆底生花心胸  
錦繡後日必是紅林半酣間人續叩

紅林何地云是龍沙聚會之所在蓬島間前取閱將就園時有虎溪再笑之期黃子可為兩園主人之語

周天星宿九洲煙名號分明在眼前底事庸流偏不識

祇因世上少神仙

周天星宿九洲煙水皆仙詩中語蓋六年前預藏余名號者

兩園崑海已崢嶸八百龍沙句又成說與世人惟一笑

人間真箇可憐生

鬱單越頌

向聞衲子述俱盧洲之樂云自然衣食宮殿隨身窮  
愁中每思此二語輒爲神往頃見法苑珠林所載長  
阿含經一篇始得其詳因釐爲七則喜而頌之不復  
問其真妄也

其言曰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此云俱盧

洲 縱廣一萬由旬

一由旬乃四十里

諸山浴池華果

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  
有溝坑荆棘蚊蟲毒蟲 其地柔輭隨足隱起  
大小便時地爲開拆利已還合

妙哉鬱單越別有天地人山河匝華果丹青錦繡春百  
鳥鳴芳晝溫池可澣塵平衍無溝塹及溲穢荆榛蚊蟲  
毒蟲等福地永不親安得生此洲長爲義皇民何事劉  
子驥桃源想問津

自然杭米衆味俱足有摩尼珠名曰燄光置自  
然釜鑊下飯熟光滅

妙哉鬱單越種種出自然杭米具衆味釜鑊不須錢更  
有燄光珠入竈火卽然飯熟光隨滅依舊摩尼圓安得  
生此洲鼓腹樂便便癡絕張孺子辟穀求神仙

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

宿其下 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至園林  
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  
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爾  
乃捨去 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  
死無欲

妙哉鬱單越有樹名曲躬密葉不漏雨坐卧等璇宮修  
士或無欲有欲亦不同男女相媾合惟視樹蔭濃莫言  
七日久罕見一生中安得生此洲香夢綠重重阿房與  
金屋咄嗟可憐蟲

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

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  
乘船渡水遇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  
樂器並妙聲和絃而行

妙哉鬱單越有此諸香樹果熟自裂成衣食器用具寶  
船恣遊嬉裸浴乘船渡脫故便著新紈綺隨處遇過樹  
取管絃踏歌任來去安得生此洲燕行相朝暮笑殺金  
谷園羞殺瓊林庫

彼人懷姙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于四衢有  
諸行人出指舍嗽指出甘乳充遍兒身過七日  
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衆女向女衆

妙哉鬱單越生兒似有神八日能孕育七日等成人乳  
出塗人指了不累母身男女自分向無煩教養頻安得  
生此洲螽麟其振振履敏雖如達姜嫄殊苦辛

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人長三十二肘  
一肘乃一尺八寸  
髮紺青色齊眉而止 其人無有

衆病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處  
妙哉鬱單越元從善行來紺髮復長身形軀亦偉哉壽  
命皆千歲無疾亦無災命終歸善處天人復胚胎安得  
生此洲五福遍春臺彭殤俱墮落南方真可哀

其土正方人面像之 顏貌同等 彼人命終

不相哭弔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接置他方  
啖食之

妙哉鬱單越事事皆如意微恨嫩中瑕亦復有三事其  
一人面方何從得嫵媚其二顏貌同親疎誰辨識其三  
鳥啖屍忍啄遺骸碎小小缺陷間母亦造物忌或嫌無  
五倫更惜少文字又聞佛不生故爲佛法棄此說姑置  
之但喜無機智淳龐太古風知識忘童穉安得生此洲  
樂國同遊戲永斷煩惱緣頽福勝乾慧



新箋百家姓小言

自塾師以詁誦啟童蒙而百家姓與千字文遂成科斗齋中千古不刊之書亦殊可哂然千字文佳句霏霏獨百家姓雜亂無文殆不堪讀彼祇以羅姓氏之籍初無意文章之觀亦何足怪會幾經詞人編纂如劉青田之朱王萬壽夏禹殷湯其尤著者也顧其文不少概見後有作者數家大抵皆未慊人意余索居餘暇不揣謏陋聊復效顰爲之旣割裂錯綜仍組練成韻雖不敢齊驅散騎或亦可矩步郗離未知大方其見許否原本單姓四百有八複姓三十又結語四字共計四百七十二字

今一字不復增減做前例也若帙中姓氏原多踈漏觀者欲進而求之則有吳編修之千家姓在

尚慕隆古胥仰盛王萬方宏賴懷葛虞唐農牧施惠熊  
夔司常胡越全暨家國壽昌匡危易暴周武殷湯尹仲  
單扈毛季姬姜芮莘荀蔣冀鄂徐梁鄒滕齊薛桓公富  
強江關鞏宓邊堵安康余師孔席顏曾景從申戴時習  
賈董咸宗高談明簡舒步雍容能通益賁幸喻童蒙臧  
甯欒卻郗謝崔盧房杜姚宋朱邵歐蘇趙蓋韓楊龔黃  
卓魯嵇阮沈陶元白鮑庾陳平闕項鄧禹扶劉袁晁何  
訾逢羿奚仇張馮范蔡秦魏敖游計倪程鄭饒沃巴邱

金鐘璩鈕褚段皮裘夏雷凌薄秋雲晏陰沙融宿浦石  
冷支岑魚杭於水烏巢諸林華闕雙鳳燕山伍龍柳連  
薊谷花滿吳宮紅梅郁李蒼栢喬松柴柯查桂麻蒯苗  
蓬弓車蔚鬱文章汪洪孟相居左封侯于東焦勞懷利  
甄別党空祁郝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郃  
茅貢路龐駱充田潘郎韶艾呂祖莊嚴羊那靳陸蘭尤  
屈廉汲邴蕭曹衛霍耿竇解印賀符伏戎屠寇彭韋聶  
許蒲滑裴邢班管紀史貝葉譚經祝巫卜吉任傅樂成  
宦儲牛馬宰慎權衡廣錢豐祿茹甘向溫井闔麩米鞠  
養翁孫包羅婁畢勾索丁辛翟狄冉黎藍池桑濮干戈

戚瞿刁斜及東詹尹樊須廖湛糜竺郭隗卞和顧榮費  
穆終籍母聞咎也厘遂軒轅皇甫夏侯宇文太叔公孫  
長孫仲孫聞人諸葛澹臺公羊淳于公冶鍾離東方申  
屠令狐歐陽濮陽上官司馬司徒司空尉遲宗正万俟  
慕容赫連單于百家姓終

西湖三戰詩小引

詩不可無序如西湖三戰詩尤不可無序然詩皆可無序如西湖三戰詩獨不可無序顧誰爲序西湖三戰詩者將使黃子序之黃子曰我三戰人也將使程子序之程子曰我三戰人也將使羅子序之羅子曰僕已解紛矣誰爲序西湖三戰詩者于是程子過羅子而喟曰邈乎廓哉誰爲序西湖三戰詩者羅子曰僕方作三詩人咏三詩人者皆非鳩產而先後旅于鳩謂二君及曹石霞也然則此詩之序請待石霞可乎黃子曰可畧似氏識

西湖三戰詩

戊子之戰

冬月初至西湖十首

并序

昌山周人略似

何物西湖復兼西子之號幾年南渡遂擅南國之名  
風韻在一水間畫圖遍四天下豔傾前代才士未免  
鍾情近出東家名人或難識面望明河而不語咫尺  
三山嘆荒徑之無媒方寸五嶽日月逝矣風雨淒然  
僕生也不辰來兮何暮換殘新綠衛孃之髮難梳落  
盡深紅杜牧之腸堪斷香飄千錦障誰教錯過花時  
淚濕雙明珠卻恨相逢嫁後如桓主之待李妹亦殺

亦憐似沛公之得蕭侯且喜且罵梅驚初度已負我  
三十六春菊誤重陽須償他一百五日聊拈十韻自

壽三觴

天涯幾歷遍今始見西湖饑漢江瑤柱鰥人雒浦姝神  
全癡頓減見晚恨甯無勞我廿年夢誰償花月逋

見面難如許相思久更加雙拋疑海豆十訪甚蒲花綽  
約山兼水連娟月復霞從今成熟識好向外人誇

乍見防唐突熏香盥露時想何從預設貌不敢全窺北  
苑傳神筆東坡得意詩揚州那可死留命配西施

不信當吾世茲湖獨少緣著殘幾兩屐留得一文錢贈

我明明月銷他澹澹煙晨昏須供養百拜米家船  
坐臥空明裏琴言與墨香美人懷不淺僊子興難忘四  
面陰晴晝六時濃淡粧此中真可老誰問白雲鄉  
是我胸中物偷移傍武林半生勞寤寐匝地費追尋忽  
向花前見還疑夢裏吟請依蘇小例松柏結同心  
衆人皆欲醉我見獨相憐久厭笙歌寵新參書畫禪  
痕愁晚岫卯色想春天速向東君道鶯花著意妍  
哀樂殊今昔炎涼孰是非兩峰猶秀色一水自澄暉白  
雪翻歌板明霞贈嫁衣渾如范少伯載得館娃歸

誰令鶯花國翻爲水草鄉吳山眞立馬滄海欲生桑楊



柳元無力靡蕪別有香人言蒙不潔我見尙明粧

湖今爲我有天地不須愁眞向鏡中過殊勝畫裏遊琴  
樽堪一世脂粉也千秋何福銷尤物梅妻笑敝裘

和周畧似戶部初至西湖十首

并序

錢唐程光祿奕先

告周子西湖者乃我之西子也少長及今從來相狎  
華弱本弱宮奇無奇教持則厭因思帆海浮湘數見  
不鮮且欲夢巫感雒棄捐濃抹冷落澹粧比蕩舟之  
蔡女鹵莽送回若匪石之莊姜寤言不答夫何若士  
遠遊此間觀止後庭麗曲寫出佳人行雨新銘描來

神女遂使彥先聽而拜北辰之星司馬聞而迴茂陵  
之駕可謂詩爲媚藥功等合歡者也獨恨橫干碧玉  
輕睨綠珠顛狂周顛將露醜以無慙放達謝鯤欲折  
齒而不顧縱中山陰姬未立趙王意移但羅敷夫婿  
自殊使君氣沮挑之必怒原同習禮明詩持此安歸  
非若壺醢甗醬物各有主是亦多言敢請施施仍還  
范范詩曰

向以一杯水強而名曰湖縱然非里醜未必是都姝豈  
意高唐少從教雒浦無祇今妻子樂我欲類林逋

習久困成賤於湖寵不加恩情秋後扇嫌棄夜來花新

婦想磯月女兒思浦霞甯知岐路美子建竟深誇

湖本同臣曲日成當幾時霧蒙真幕擁霜白乃牆窺山  
石無堪語海棠那有詩伯鸞精擇配抹殺一顰施

好色子非不湖尤肯作緣挑人勞柳眼買笑儘荷錢宿  
醉迷爲雨殘粧暈入煙息媯繩語好我欲治樓船

有湖宜月下無隱足花香一顧誠難得多愁每健忘臨  
春歌玉樹狎客賦催粧頓使髡能石頹然到醉鄉

謂湖非妙選博採及山林玉女專房可蛾眉當夕尋近  
前遺娥媚遠道費沈吟早讀當壚曲如何離賞心

披露啼粧罷湖如小阿憐詞人多惑色妓女孰參禪拭

鏡花搖月踞牀波漾天尙書自能品王子賦空妍

長門湖有望玉帳是邪非合意無多日離情怨落暉  
聲中夜淚雲錦一天衣載詠相如賦同心接手歸

湖是繁華子今來何有鄉春思繁蔓草風致攝條桑  
露光猶鑑浣花身更香倡家君莫誤夫壻自窺粧

湖原爲我有之子枉多愁不見使君力難從秦氏遊  
同聲惟百歲採葛偶三秋何所無芳草偏耽老菟裘

壬辰之戰

秋日與畧似戶部湖上話舊詩 并序 奕先

此畧似假道西湖之三衢而子餞之以詩也歲在戊

子畧似初至西湖有留命配西施之句余曾作詩爭之故此篇末句云然

勝地初看滯酒狂浮家三載又維揚功名惱我椎車壁  
辭賦懷君仰屋梁只許重逢如昨日官教少別更他鄉  
扁舟一棹蘭江去贏得西湖不字黃

畧似本湘人後  
冒上元黃氏

次韻復程子

并序

畧似

往余初至西湖作詩十首中有留命配西施之句頗  
爲騷壇傳誦有新安程子攔然不平亦作十詩爭之  
爭之甚力尺楮間幾成廣武昆陽之勢余乃以癡聾  
付之此湖亦默然退處閒田矣別去五載至壬辰之

秋余偶繇武林沂三衢程子復投余一詩末句云扁  
舟一棹蘭江去贏得西湖不字黃噫豈程子餘妒猶  
未忘耶昔何報之速今何銜之深且西湖之字黃久  
矣程子未之知耶因復和一詩以挑其怒怒則來戰  
山水知吾故態狂蓬飄痛飲自飛揚竭來西子玻璃國  
真似盧家玳瑁梁明月何曾虛畫舫白雲兼可老柔鄉  
酒壚多爲黃公醉肯信茲湖不姓黃

趙管之類皆是

女子以夫姓爲氏已姓爲名如李衛

### 丁酉之戰

與新安程子決戰詩

并序

畧似

曩歲在戊子余初據有西湖程子爭之不得越壬辰  
余再至西湖程子又爭之不得至丁酉秋相遇鳩茲  
時西湖已歸余十年矣程子不復言久之乃出江上  
吟一卷示余嘻程子不爭湖而爭江猶爭湖也夫江  
余家也湖余室也舊歡新寵誼俱難捐願師老寇深  
積怨奚解無甯以江易湖遂移文告程子程子報曰  
如約旣已寢兵矣未幾程子復投余一詩似譏似諛  
且曰避鋒曰割地類巾幗然嘻是豈能如約者哉卽  
如約固當攻之于是以詩代檄與程子決戰

自古何人爭西湖爭者黃子與程子飛羽走檄累十年

不吞西湖勢不已誰知西湖久歸黃澹粧濃抹來堂堂  
林逋蘇小皆拜送此後無復野鴛鴦咄咄程子不量力  
違言郊戰如鄭息一戰戊子再壬辰赤壁淝水徒空國  
黃子奏凱乃北征南方自料不煩兵湖身雖寄武林曲  
煙魂月魄盡隨行別去五霜歲丁酉二子參辰良亦久  
無端萍合魯明江相逢一笑惟拱手欵坐徐出江上吟  
黃子讀之頻拊心騷國久治數當亂劉項吳蜀仍相尋  
咄咄程子何憍倨昔湖今江等非據湖則我湖江我江  
誰宥讓君輕攫去森然武庫矛戟張便欲重臨舊戰場  
復聞天道忌貪黷自古佳兵號不祥頓兵且作仁義想



豐茲嗇彼理無兩二者可兼何必兼江其魚乎湖熊掌  
一取一舍本人情交易各得期息爭豈知程子終倔彊  
陽服陰叛盟難成貽我長箋紛纏纏美刺並陳刺過美  
避鋒割地是何言聞此令人投袂起我本養鋒言避鋒  
擇地誣與割地同可見仁義全無用唐虞豈敵瀉池雄  
咄咄程子我好友每得佳篇不釋手施施范范墨如新  
昨日東冬猶在口施施范范昨日  
東冬皆程子句奈何負氣屢憑陵小  
若螳車大鷄鵬我本尙德不尙力對此不覺心飛騰急  
召墨兵討軍政百靈萬怪皆奔命豐隆列缺作前茅海  
若馬夷爲後勁詰朝相見碧油幢邾莒之國齊魯邦耳

後生風鼻出火桓桓百戰氣無雙山搖海立天地震龍  
蛇虎豹相衝撞勗哉程子好自愛莫教失湖并失江

與畧似戶部大戰于鳩茲詩

步來韻  
并序

奕先

錢塘江上鳳凰山下天所立西湖主人程光禪謹再  
拜寓書于秦淮河口桃葉渡頭自稱西湖主人畧似  
黃公閣下蓋西湖者固我之西子也我昔重愛西子  
輕滅江黃良家選四十賢人伯功成六千私卒我方  
多君退三舍也別去數載忽漫相逢我作詩曰贏得  
西湖不字黃君答詩曰肯信茲湖不姓黃夫姓黃則  
果不字黃矣我故晉師不出也偶來江上復有清吟

我豈有意將舟戰于江哉君乃猥以大江歸我我久  
嬾湖主重媵江妃左江右湖其樂無有遂啞然笑而  
受之而給君曰如約卽止如約卽止者正如約而不  
宥卽止者也君乃橫肆很暴便將并吞江湖願此呶  
呶我安得默然而已乎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惟  
是一矢相加遺敵邑之幸亦云從也

自古何人爭西湖爭者程子與黃子程子之爭非憤驕  
敵加于已不得已贏得西湖不字黃月白風清有美堂  
草莽野空驅虎豹菰蒲水暖睡鴛鴦黃子獨特挾山力  
挑戰致師未宥息敢以盧家玳瑁梁竊比西子玻璃國

我方是時厭戰爭豈能續武窮墨兵况復經言歸勿過  
任君宵遁避顏行遂與西湖數卯酉其算天長而地久  
舊曲多歌昔昔鹽新聲還唱大垂手偶來江上有閒吟  
未如松柏結同心人言黃子江上住夢日亭邊試一尋  
黃子袒裼仍前倨意內西湖尙竊據絕世聰明絕世癡  
千里相思夢曾去與我把臂鬚髯張真疑旗鼓在疆場  
反軍相向我無畏若殺已降卽不祥忽然黃子辭回想  
予汝英雄天下兩假使以江可易湖鴻溝盟定如指掌  
笑君官路當人情此議如何得息爭不道西湖我所愛  
虜田故事不可成我乃好言洋復纒掩君之過揚君美

謂君割地固知幾平原十日與君起因之深匣太阿鋒  
不欲一麾晉鄭同君苟罷兵我不戰庶幾守雌是知雄  
何期勅敵卽良友長篇媢言過毒手甯徒學寫絕秦書  
討曹一檄猶戕口我觀其氣甚馮陵鯁魚不翦將爲鵬  
但教三鼓氣已竭我乃驅車策馬騰疇昔之羊子爲政  
我必使爾疲奔命夏姬業已逐巫臣空用中權與後勁  
與君相見碧油幢我甯鬪智似劉邦請出翰林及子墨  
如以布越佐無雙怒髮直指三千丈筆陣圖中劔戟撞  
拚道人心苦不足旣得湖兮復望江

羅子解紛

江上弄丸詩

并序

于湖羅世繡黎柯

曩者穀城老人遙胄與程伯休父裔孫眈明聖之湖  
光作移人之物想莫不溺同情塹擬苧蘿獨配鴟皮  
遂至競起詞鋒勝蠻觸紛爭蝸角雖交綏暫解有如  
修教于三旬乃捲土重來忽似尋讐于九世嘻其太  
甚長此安窮走技愧弄丸願同射戟冀引虞芮質成  
之誼用息晉楚爭鄭之師爰述本末其後託爲巫陽  
下衛帝命進二子而詔焉

上帝啟閭闔羣真謁蕭臺嶽瀆上封事兵氣生江隈乃  
是兩蠶臣誤爲天所才本結雞壇盟構鬪俄然開所攬

一杯水彼我心嫌猜十年未悔禍干戈伏樽罍前事怙  
餘勇墨池揚戰埃請帝降六丁分遣此怪魅邈若參與  
商中天隔昭罔無俾穎楮聲甲仗殷風雷用訓膠漆友  
美好通往來帝也披章啞然笑罪小何當頒譴詔青雲  
城外命巫陽下土爲予規二妙告以前車金海陵朶頤  
荷桂殂凶嘯天吳不爲徙西湖烏牛白馬貽憑弔西湖  
西子總戍人越娃吹火蘇臺燎人生實難豈不聞安用  
墨兵爭窈窕甯爾丹元保盛年微愆許向星辰醮巫陽  
再拜白帝前臣往能令袖老拳未知尤物究何屬乞將  
處分批來牋帝言此物充閒田晝遊士女宵遊僊僊耶

人耶誰能專在昔長源及樂天子瞻和靖曰四賢玻瓈  
千頃經留連誰曾專欲妻此淵錢塘江口舊魚船通人  
羅隱家雲烟精靈終古長儼然陽往救彼烹秋鱸延觴  
二妙設誓堅蹊田往事各自捐貨甯棄地毋流涎巫陽  
拜起欽帝宣禁碑請揭南高巔金書烏篆青瑤鐫影落  
明湖千萬年



九煙先生遺集卷六目錄

時藝

匏瓜五藝 并序

秋波六藝 并序

九煙先生遺集卷六

湘鄉後學左 仁清石

全校刊

湘潭族孫周詒樸子堅

時藝

匏瓜五義原序

匏苦物也宣尼之以豈匏鳴苦語也後二千年而有作者側身天地體宣尼道窮之嘆加甚矣豈惟蜚吻加匏直已通身化槩然猶時於黃槩樹下彈響篋篋豈匏五義所由作也夫作者固嘗高題千佛之經兩到寒娥之窟區區八股業久當與墻角短檠同棄一旦代異時

移舍其省蘭埤竹俛而就薪木於他人獨抱遺經教授  
自給所藉手蛾術生徒惟有重理棄業聖人賢者者也  
之乎遂如以還魂人償未了債此中滋味謂甘如肥瓠  
乎謂苦如懸匏乎顧數年來所爲經書制義重於瓠史  
五義者居百之一耳作者心手又何樂也余與友人張  
子二林子姑欲以其樂樂天下之攢眉八股者謀爲盡  
授雕行世而力詘剛資則請以五義先焉從具區馮公  
單行聽雨七義例嗟乎余不知當世審味之舌其將因  
所樂知所苦如嘗一子者知通匏而慘然不忍盡咀耶  
其但得少思全作者身自匏讀者口自蔗不盡噉不已

耶順治丙申夏五江東同學弟黎柯羅世繡纂

吾豈匏瓜也哉 其一

聖人不滯於物而卽無用者以明志焉夫吾之不能爲匏猶匏之不能爲吾也豈以無可無不可之聖而乃若是耶嘗觀易著茅茹之象詩陳苕菜之風古之託物以類人者往往然矣顧人有可託之物有必不可託之物物有相類之人有絕不相類之人未可以一概論也如子之律吾也以君子而吾之自解也以堅白吾之爲吾幾茫然其不可問矣無已請借一物以明之子亦知匏瓜乎匏爲瓜之屬故稱匏必以瓜爲名然貴賤不同瓜可薦而匏不可薦也匏肖瓠之形故言匏每與瓠相亂

然甘苦迥別瓠可烹而匏不可烹也吾今且爲匏熟計之托身於林莽之表則匏有似乎君子混跡於蕭艾之叢則匏又似乎非君子以爲非君子吾固不願爲之以爲是君子吾亦不願爲之也何也彼之所謂君子非吾之所謂君子也經風霜而與碩果並存則世之堅白者無如匏辱泥塗而與五石同剖則世之不堅白者亦無如匏以爲不堅白吾固不欲效之以爲果堅白吾尤不欲效之也何也彼之所謂堅白非吾之所謂堅白也或曰世之爲匏者亦善矣蕭然高寄其據地豈不甚尊然吾何樂乎有此尊也塊然獨全其居身豈不甚逸然吾

何愛乎有此逸也。吾聞大材爲榱桷，小材爲椳楔，夫固各有所用耳。若不大不小之間，匏將安所用耶？或又曰：世之不爲匏者，庸愈乎？道路豈不與山林同槁，而吾甯槁於道路，不甘槁於山林也。朝市豈不與邱園俱老，而吾甯老於朝市，不忍老於邱園也。吾聞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蔓草，夫亦各有所據耳。若疑正疑邪之介，匏將安所據耶？且夫匏之爲用，吾知之矣。得時則爲南郊之祀，並陶器而居，歆然所歆者非匏也。處約則爲陋巷之瓢，與簞食而共樂，然所樂者非匏也。卽曰播同律於清廟，則一物備八音之全，然未若虞廷之絲桐也。卽曰濟急

難於中流則一壺有千金之用然終非傅岩之舟楫也  
遠述古帝憔悴之狀堯如腊而舜如腓不聞比之於匏  
近舉吾身刺譏之名楚以鳳而鄭以狗亦未嘗呼之爲  
匏吾豈匏瓜也哉



吾豈匏瓜也哉 其二

聖人自信其吾即以所不爲者信之也夫是吾者存則不爲吾者皆廢矣何匏瓜之足云且天地之中有萬物萬物之中有吾吾與萬物固迥乎其不侔矣苟以一吾易萬物而萬物必不受則以萬物易一吾而吾亦必不受也又何况萬物之一物乎且以堅白之說推之堅白者吾則不堅不白者非吾吾自有故吾也抑可磨可涅者堅白之吾則不可磨不可涅者卽非堅白之吾吾自有真吾也若然則吾之爲吾也較然矣而子必欲執昔者君子之說以律吾是子不欲堅白吾而欲君子吾也

不知此非君子吾而乃匏瓜吾也嗟乎予遂欲匏瓜吾也哉使吾而幸生二帝之世則占蓍焚香吾知之服藻采者吾知之明良喜起之間其爲吾也不少矣卽今日茅茨風遙猶得驅蒲輪而攷四方之治亂夫人之愛吾不如吾之愛吾吾固東西南北之吾也豈稼圃自甘乃與無用之匏均棄乎使吾而幸逮三代之英則做桑穀者吾能之矢梧桐者吾能之啓沃論思之際其爲吾也更多矣卽今日械樸化衰猶將撫杏壇而訂千秋之出處夫世莫宗吾不若吾自宗吾吾固上下古今之吾也豈厲揭罔效竟與有苦之匏同譏乎所可慮者吾有吾

之吾匏亦有匏之吾設使吾曰吾不爲匏匏則曰吾必  
爲匏匏與吾真如薰蕕之相忌矣然吾無失其爲吾匏  
無如吾何匏無失其爲匏吾亦無如匏何也此其辨猶  
顯而易見更可慮者匏有匏之吾吾亦未嘗無吾之匏  
設使吾曰吾不類匏匏則曰爾甚類匏匏與吾不且如  
苗莠之相亂乎然吾雖有時乎類匏而終不可以吾爲  
匏猶之匏亦有時乎類吾而終不可以匏爲吾也此其  
界寔隱而難知總之能行者吾能藏者亦吾豈曰才不  
才可否之間遂遺世而獨立至變者吾至常者亦吾敢  
云我與我周旋之久竟昨是而今非夫吾之爲吾也較

然矣子而欲匏瓜吾也亦將匏瓜君子耶

吾豈匏瓜也哉

其三

物之異於聖人者聖人亦不欲同之焉夫匏瓜何物也而乃足與聖人較同異耶然其趨操則殊矣是惡可以無辨其告子路曰吾豈不欲嗒然與世相忘哉顧天下惟無情者始能忘能忘者世亦忘之又惟無用者始可忘可忘者世亦忘之而吾皆有所不能也不然吾之於世亦何樂乎以堅白鳴耶夫堅白疑於執而試之磨涅則通堅白近於拘而歷夫磷緇則化審如是也則天下之物其爲通而不執化而不拘者吾必從而愛之愛之斯取之其爲執而不通拘而不化者吾必從而惡之惡

之斯棄之矣而無如物之多執而少通也易拘而難化也吾蓋不能無三嘆焉其爲曲謹之輩矩步繩趨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昧而自悅耳然經事不知其宜變事不知其權曩然一物豈非國家之冗蠹耶可曰蹤跡聖賢遂不與草木同朽耶其爲枯槁之流陸沉石隱厭人間世之勞則頽然而自放耳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靡然一物豈非天地之贅疣耶藉曰偃蹇山林遂可與鳥獸爲羣耶吾觀物之見美於人者不少矣芝蘭有幽谷之芳則吾賞其芳松柏有歲寒之節則吾欽其節卽昔賢賦榛苓於山隰猶足動美人遲暮之思而吾何獨不

然且物之有功於世者又多矣餐者吾知其爲菽粟則願天下之無飢衣者吾知其爲桑麻則願天下之無寒卽往哲紀葵棗於田家亦可見王業艱難之本而吾又何獨不然如曰不然是不以有情之物視吾而以無情之物視吾矣是不以有用之物待吾而以無用之物待吾矣夫苟以無情之物視吾無用之物待吾嗒然與世相忘則必如匏瓜而後可然吾豈爲之哉吾豈爲之哉

吾豈匏瓜也哉

其四

記小物以致辨者聖人不欲小視夫物也夫匏瓜雖小乎然世之誤以匏瓜爲君子者多矣故夫子亟辨之且天下之物豈誠以大小爲輕重哉或言其至大者而了無當於人心或舉其至小者而反有關於世道如談化理者曰上如標枝則標枝卽可以槩淳悶之風嘆苛政者曰民如草菅則草菅卽可以悉凋殘之俗稱名小而取類大往往然矣吾今與子言堅白亦何難取一物以證堅白乎而正不必也姑借非堅白者以喻之如所謂匏瓜者置之場圃之間不過藐然一物耳乃物有物之



匏瓜焉人亦有人之匏瓜焉卽收之簞豆之列亦不過  
蕭然一器耳乃器有匏瓜之器焉道亦有匏瓜之道焉  
故有爲匏瓜者卽有學匏瓜者有真匏瓜者復有似匏  
瓜者而匏瓜幾與吾道爭勝矣尙稽歷代之典謨菽粟  
焉而已布帛焉而已惡覩所謂匏瓜者乎然使堯舜不  
揖讓則堯舜一匏瓜也湯武不征誅則湯武一匏瓜也  
吾聞聖人不滯於物而能與物推移經權正變之用諒  
非匏瓜所能知爾博觀往哲之經濟爲俎豆者有之爲  
干戈者有之又惡知所謂匏瓜者乎然使禹稷不平成  
則禹稷一匏瓜也伊周不輔攝則伊周一匏瓜也吾聞

聖人不能違時而能與時消息進退存亡之機諒非匏瓜所可語爾雖然世固有以匏瓜之治爲治者矣如上古之清淨無爲者非耶然而在上古則可在今日則不可夫生當皇帝王霸之後仁人治之不足智士治之不足乃以匏瓜治之有餘耶如必返叔季爲混沌而刑名出於道德適足爲大亂之階世又有以匏瓜之學爲學者矣如小儒之硜然信果者非耶然而爲小人則宜爲大人則不宜夫身荷綱常名教之全聖賢可學而至君相可學而至乃以匏瓜之學自安耶如欲行私意於國家而執拘變爲紛更必且貽無窮之禍故此一匏瓜也

渾其質於不識不知若爲天下之至拙居其身於似忠似信實爲天下之至巧而非刺何以不得加其猶賊德之鄉愿歟以守經效匹夫之諒若爲天下之至貞以執一成異端之偏實爲天下之至邪而堅僻何以不可破其猶亂政之聞人歟吾故以一言斷之曰吾豈匏瓜也哉將以告天下萬世之爲匏瓜者

吾豈匏瓜也哉 其五

聖人之所不爲者以其不同道也夫聖人豈不欲爲君子哉但不欲爲匏瓜之君子耳雖各有其道要亦存而不論云若曰今天下之自號爲君子者何多也然而君子有是非焉有真僞焉復有大小焉夫是君子之與非君子庸人得而辨之真君子之與僞君子賢者得而辨之獨是同一君子也而大小或徑庭焉則去就取舍之間非其人殆未易定耳如子之信吾也以不善不入而吾之自信也以不磷不緇是吾昔所言者一君子今所言者又一君子也天下固有一人之身而前後兩君子

者哉蓋有說焉昔者之言爲未至乎君子者言之也未  
至乎君子則恐其蹈於非而流於僞故其爲言也小而  
拘今者之言爲已至乎君子者言之也已至乎君子則  
諒其行之是而見之眞故其爲言也大而化夫大而化  
者吾必以爲君子則小而拘者吾直以爲匏瓜耳然則  
子爲吾計將何去而何從耶嘗於古人求之爲君子者  
多矣爲匏瓜者則甚少如二帝三王之道德五臣十亂  
之功名皆君子也卽皆非匏瓜也吾愛之重之願學者  
效之也又於今人求之爲君子者少矣爲匏瓜之君子  
者則甚多如耨耕荷蕢之陸沉石門儀封之吏隱皆君

子也卽皆匏瓜也吾愛之重之不願學者效之也或曰  
往代有匏瓜之賢人焉採薇之夷齊是也夫夷齊本非  
匏瓜之才而適處不得不匏瓜之勢則以一匏係萬古  
之綱常使盡人皆如此匏卽春秋可以不作矣然忠義  
之士世不概見豈可與掛瓢洗耳之輩同觀耶或又曰  
上世有匏瓜之聖人焉結繩之巢燧是也夫巢燧固有  
匏瓜之道而又適當其可以匏瓜之時則以一匏安百  
姓之枝鹿使終古長存此匏卽典謨可以盡刪矣然混  
沌之代吾何足知豈可使守雌處鈍之流藉口耶且匏  
與瓜均屬山林之物一甘而一苦匏已不同於瓜而何

况於吾卽吾與吾遞閱風波之變時止而時行吾且不  
同於吾而何况於匏夫論人於三代之下人各有能有  
不能焉若匏瓜者非吾之所能也置我於逸民之中我  
則無可無不可耳若匏瓜者亦豈吾之所可哉子往矣  
吾終不以昔之君子而易今之君子矣抑前志有之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達與守之間其聖人與匏瓜之分  
乎後世廉恥道喪奸雄亂賊動輒自附於聖人而匏瓜  
且絕響矣試以陶潛馮道較之邱中之匏瓜豈不遠勝  
於道傍之蔓草耶故同一磨涅也夫子可以驅車於佛  
胼而子路不免結纓於孔攄由今觀之有聖人之堅白

則可無聖人之堅白則匏瓜亦未可輕詆者哉

偶見社課中有拈此題者枯淡幾如嚼蠟及覓坊刻  
閱之則又膚板而沉澁殊不快意因漫泚筆爲之興  
會所至不覺遂成四藝首藝乃帖括本色次藝專掄  
吾字三藝通篇養局至末點睛四藝復縱橫言之幾  
可作匏瓜彈文亦畧盡此題之變態矣數日後社中  
有見余文因以所作相質者觸類增華才思頗佳但  
中以首陽爲無用之匏與荷蕢接輿同譏此則關係  
不小故復有第五義之作雖若爲匏瓜解嘲實以干  
城名教云 按匏與瓠同類而異種匏苦瓠甘瓠可



充蔬匏但可老之以爲器故夫子曰繫而不食觀毛  
詩咏匏者曰匏有苦葉咏瓠曰甘瓠纍之曰八月斷  
壺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俱了然可據自考亭以瓠  
訓匏學者往往以匏瓠相混如莊子本言瓠落而今  
以爲匏落天官書有瓠瓜星而今以爲匏瓜星傳訛  
非一日矣因附識此正之

自注

秋波小引

以傳奇語參禪自古未有也以傳奇語爲時義尤自古未有也聞昔有老僧所居四壁皆畫西廂或謂僧家安取此僧曰吾正於此參禪耳請問禪機安在曰吾最喜其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此語真禪機也宗錄中曾載此段公案而尤君展成集中則取其語爲時義一首業已名噪上林而友人輩尙欲余別創新裁余亦不禁技癢乃戲爲前二作效顰點睛於個中神情似已畧爲鈎剔徐思題壘數重狀若深堅然其間喫緊字面未始不可次第擒捉因墨兵餘勇未衰復縱筆爲後三作其

三則專擒一字其四專擒轉字其五專擒他字覺題中  
險要盡破歷歷莫逃庶可以躊躇滿志乎至于那之一  
字亦宜在擒取之列嫌其涉於方言已姑置之度外而  
觀者爭再三愆息乃復爲一作追而擒之雖云毫髮無  
遺憾然得毋三鼓氣竭否夫宗門顛預之談帖括卑陋  
之習皆余素所厭棄者而茲忽俛首雕績詹詹不休殆  
如景純之注蟲魚君道之誌草木耳而或訝其中有漁  
獵騷史處稍不類八股體制則笑應之曰君不觀其題  
乎明明以實甫香豔之詞傳君瑞風流之語摹神寫景  
自應爾爾豈眞如四子五經之文必字字聖人言言賢

者而後可耶昌山周人畧似氏自識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其一

想美人之目送知才士之魂銷矣甚矣秋波之目不易轉也而茲何幸於臨去得之非張生誰復能當此哉今夫宇宙一無情之區耳然宇宙之情寄於人而人之情寄於目故猶是人也而有情之目則獨異猶是有情之目也而美人之目則尤異何以知之於張生之咏鶯鶯者知之彼當鶯鶯既去之後追憶其臨去之情而一則曰怎當他再則曰秋波那一轉曷爲是若欣若慕唱嘆之而不置也豈不以詩歌倩盼爰標美目之稱而鶯之目則非目也波也卽騷賦嫉光亦著層波之譽而鶯目

之波則非但波也蓋秋波也當宮眉偃月之時未始無清揚之婉美然其初固凝而不波者也迨一轉而始覺其爲波又因臨去之一轉而始全覺其爲波則其爲波也可思當花柳爭妍之頃亦豈無屬玩之物華然其時固滿目皆春者也迨一轉而知其爲秋又因臨去之一轉而始愈知其爲秋則其爲秋也可思由今思之以彼秉禮守義之躬其秋波豈可輕轉然前乎此轉有人無波後乎此轉有波無人吾固無庸觀之也所欲觀者惟是一轉之全神耳則非一轉不足見秋波之真以彼秀中惠外之姿其秋波亦何時不轉然未去之前波於何

生既去之後波於何止吾固不得而知之也所可知者  
惟是臨去之一瞬耳則非臨去不足見一轉之妙夫當  
吾世而有秋波焉或與錢穀爲緣則轉而之俗或與笙  
歌爲侶則轉而之淫秋波之受汙也多矣而鶯豈有是  
哉吾不知幾徬徨於雪案螢窗而庶幾遇之也則謂此  
一轉爲三十年來之一轉可也先吾世而有秋波焉以  
爲胡天胡帝則其轉最妖以爲傾國傾城則其轉最毒  
秋波之溺人也不少矣而鶯又豈有是哉吾不知幾夢  
想於詩書簡編而今始親見也則謂此一轉爲五百年  
來之一轉可也且天壤之中有鶯卽有我鶯目能轉豈

吾目獨不能轉然而有仙凡之別焉夫吾雖百轉安能  
及彼一轉之靈卽咫尺之內有鶯復有紅鶯目解轉豈  
紅目遂不解轉然而有天人之隔焉彼紅雖千轉又安  
敢擬此一轉之尊哉鶯乎秋波乎吾何福以當之抑此  
語本才士之言情耳而禪宗且爲之悟道空之與色一  
耶二耶若然則罄大藏之千函固不如繪西廂於四壁

此作總寫大意

自注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二

美人有餘情而當之者反若愧焉夫秋波一轉此臨去之餘情也惟多情者能當之亦惟多情者不敢遽當之張生若曰吾今乃知情之難言也然非情之難有情而能當者之爲難嘗聞相如鼓琴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彼女之於士且然况士之於女乎彼美女之於才士且然况士之才不逮相如而女之美且遠過於文君者乎如吾今日之遇雙文蓋幾幾乎有欲當而難爲當者始而覩其春風之面以爲是絕代之仙姿也其冶容難當也旣而聆其紅櫻之語以爲是囀花之鶯聲也其

逸韻難當也已而窺其香塵之步以爲是傳心之芳蹤也其密意更難當也迄今仙姿往矣鶯聲歇矣芳蹤隱矣吾亦惟有付之長嘆已耳而孰知其難當之情復有出於數端之外者則臨去之秋波也則臨去秋波之一轉也當是時也蘭麝之香半飄玉珮之聲漸遠而尙餘兩點之眇眇情曠注射於吾眉宇者殆所謂未知心許已經目成者耶吾何人斯而敢當其目成梨花之院將掩楊柳之牆正高而獨有一種之泠泠曼睪縈繞於吾心胸者殆所謂敢望迴腰或肯垂盼者耶吾何修乎而獲當其垂盼想從來美人之態不一爲顰爲笑各有其

時矣而秋波之轉諒亦同之彼因笑而轉則不勝歡因  
顰而轉則不勝愁歡固難當愁亦難當也夫秋波本無  
功罪然當其歡或以爲慧當其愁或以爲癡癡慧異而  
功罪分焉而秋波固兩不受也吾其如此秋波何卽今  
日雙文之態亦不一宜嗔宜喜已見於面矣而秋波之  
轉何獨不然彼宜喜而轉則似於憐宜嗔而轉則似於  
恨憐已難當恨亦難當也夫秋波有何恩怨然當其憐  
若以爲慈當其恨若以爲忍慈忍異而恩怨形焉而秋  
波固終無語也吾其如此臨去之秋波何蓋目與日本  
有往來之緣爲未轉之秋波吾目或能當之爲旣轉之

秋波則非吾目之所能當也庶幾以此身當之乎卽身  
與身亦有離合之數爲未去之秋波吾身猶及當之爲  
臨去之秋波并非吾身之所及當也庶幾以此心當之  
乎而究竟亦非吾心之所敢當也然則吾之神魂惟有  
與秋波俱往而已

此作拈怎當二字

自注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二

以目相感者以情相感而已夫一轉者此目怎當者亦此自然果目爲之耶抑情爲之耶想張生當鶯鶯之迴盼而不禁魂飛也恍然曰吾嘗讀騷矣彼於湘夫人之降也曰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初以爲目自目秋自秋波自波耳而不意今者乃合而爲一則鶯之目其可復以目名之乎姑狀之曰秋波而是秋波固未易數數轉也從來誇絕世者曰一顧嘆傾城者曰一笑可見凡物之移人一而已矣敢望其多而茲且於鶯之一轉見之此一轉也如在未去之前則花

柳庭軒之間固無處不迎其眄矐矣然境逐情紛方且不勝其轉而何有于一轉如在既去之後則深院珠簾之內目無時不婉其清揚矣然情隨境寂業已不見其轉而又安知爲一轉夫吾所觸於目而難忘繫於懷而不散者惟是臨去之一轉耳時當臨去則舍此一時之外已更無可轉之時故雖平時修端恪之目容至此而若不能終守其端恪者秋波之情爲之亦秋波之勢爲之也夫美盼關於全體或宜靜而不靜則秋失其秋宜動而不動則波失其波孰如此一轉之動靜咸宜者乎語其常則此轉不可無一語其暫則此轉固不可有二

耳人當臨去則舍此一人而外亦絕無可轉之人故雖  
深閨嚴非禮之瞻視至此而若不暇計及於非禮者秋  
波之才固然亦秋波之理固然也夫雙眸備乎四時或  
多溫而少肅則波而不秋多肅而少溫則秋而不波孰  
如此一轉之溫肅俱備者乎習見之則此轉百不爲多  
創見之則此轉一不爲少耳吾由此一轉思之誠不知  
鶯之一生其秋波凡有幾轉然前乎此轉者或與此轉  
而爲二後乎此轉者或與此轉而爲二而吾謂皆不及  
此一轉也他時之轉無心而此有心也嘗聞我輩有獨  
鍾之情秋波之內不容更多一人則一轉之外豈可更

多一轉耶又由此一轉推之誠不知吾之一生凡幾當此秋波之轉然似鶯而轉者請以千轉而當一非鶯而轉者請以萬轉而當一而吾意總不易此一轉也他人之轉有價而此無價也嘗聞佳人有難再之遇自覩鶯之秋波而天下無秋波則自經鶯之一轉而世間豈更有一轉耶然則鶯雖已去謂之未去可也何也未有此轉而波隨人往既有此轉而人以波留也鶯雖遺我而去謂與我俱去可也何也無此一轉而吾在其波外有此一轉而吾已入其波中也然吾終如此秋波何哉惟有望風懷慕殷勤致辭曰怎當他臨去那一轉而已而



秋波果可再接否耶

此作拈一字 自注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四

目能轉而意難當皆深於情者也蓋情不可見於秋波之轉見之不然彼當之者何以銷魂耶張生意謂吾觀天下之理莫苦於拘莫妙於轉拘則累世而難通轉則得一而已足凡事且然而况於鍾情之際乎嘗聞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彼但知情以一往而深而不知情以一轉而愈深吾每求其人而不得也茲不意於鶯之秋波見之夫猶是目耳曷言乎秋波也蓋四時之氣秋爲最清故春不稱爽而秋稱爽然凝肅之秋非秋也自有鶯月中之秋而始知天下無秋獨此兩點之秋爲真秋天

地之間波爲最活故山不能流而波能流然潢汙之波  
非波也自有鶩目中之波而後知天下無波獨此一泓  
之波爲真波何也爲其能轉也顧秋波有可轉之時有  
可不轉之時有不可不轉之時當其可轉則無轉不妨  
有轉少轉不妨多轉如未去之前是也當其可不轉則  
有轉猶夫無轉多轉猶夫少轉如既去之後是也當其  
不可不轉則有轉勝於無轉少轉勝於多轉如臨去之  
時是也而此際一轉之秋波於是令人有怎當之嘆矣  
想自有秋波以來騰爲光流爲盼舉宇宙間之賢愚貴  
賤不知幾生死於其中而茲乃於吾身而親見之也吾

揣其一轉之情若以爲生平之意中止有此一人則生平之目中亦止有此一轉殷殷而承彼瞻顧者雖王公在其前卿相在其後曾不足當此一轉也蓋王公卿相易得而此轉難得也抑自有秋波以來睇宜笑眇宜愁舉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又不知幾浮沉於其間而茲乃當吾世而躬逢之也吾窺其一轉之隱若以爲目中之人以此一轉送之去而意中之人卽以此一轉招之來遙遙而辱彼盼睐者雖帝天在其上仙佛在其旁亦不足當此一轉也蓋帝天仙佛可求而此轉難求也夫有此一轉而吾前此棘闈芸案之苦將於一轉乎終之後

此翠幃錦帳之歡將於一轉乎始之雖因緣之離合難  
 期而炯炯雙眸必不與風雨晦明俱滅沒者有如此秋  
 波矣吾何敢負千載之遭逢耶有此一轉而吾前此五  
 百年風流之願將於一轉乎終之後此離恨天相思之  
 况又將於一轉乎始之雖事後之吉凶難料而耿耿寸  
 衷斷不隨干戈唇舌為翻覆者有如此秋波矣吾何以  
 酬彼九天之寵眷耶蓋世間最善轉者無如秋波故秋  
 波非奇而一轉之秋波則甚奇秋波非巧而一轉之秋  
 波則甚巧然世間最難轉者無如鶯之秋波故一轉本  
 尊而臨去之一轉則尤尊一轉本妙而臨去之一轉則

尤妙吾將何以當之哉惟有望秋波而百拜焉耳抑此  
固老僧參禪語也禪家於公案難通者輒請人下一轉  
語未知此一轉與秋波之一轉何若

此作拈轉字

自注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五

美盼之難酬也才士若不容名言焉夫秋波之轉自鶯  
轉之而當之者且以爲他也他之與鶯一耶二耶想張  
生以爲凡人所不能忘者人我之見也而獨於男女之  
際則否彼旣遇目而成色亦可卽口而成聲故狎侮疎  
慢之稱無往而不宜而畏敬親愛之辟皆在所弗受誠  
有不期然而然者如吾今日之於鶯其殷殷而呼之者  
蓋不一而足矣語其丰標則玉人也語其姿容則可喜  
娘也語其情態則風流業窳也語其門第則開府相公  
家也語其風韵與光輝則洞天之神仙南海之水月也

鶯之名號固若是其多乎然此皆鶯之似也非鶯之真也欲求鶯之真則一而已矣一者何也曰他也夫鶯也而何乃以他呼之曰前此躡撚花之眉宜春風之面與偃宮樣之眉者皆他也若然則他之爲他吾亦幾幾乎難當之矣而孰知難當之中更有難當者不觀其臨去乎不觀其臨去秋波之一轉乎想天下人皆有目而目不皆秋波倩盼清揚詩慕之矣故諸人之目可當而他之日難當也爲其秋波也卽天下之目或有秋波而秋波未必能轉曼睩遺臨騷嘆之矣故諸人之秋波可當而他之秋波難當也爲其一轉也抑天下之秋波或能



一轉而一轉未必當可轉之時含涕竚聆歌怨之矣故  
諸人之一轉可當而他之一轉難當也爲其臨去也自  
有此臨去之一轉而九州之內九州之外應無復與他  
爭此一轉者矣但恐我以他爲他他亦以我爲他或不  
無貴賤親疎之別然我目中止有一他則他目中當亦  
止有一我也夫他之稱名不一以爲疎賤則疎賤以爲  
親貴則親貴而吾獲邀此從天之眄矚其敢以疎賤而  
加親貴耶自有此臨去之一轉而五百年之前五百年  
之後應無復與他並此一轉者矣但恐我有我之他人  
亦有人之他或未免古今同異之感然人人意中之他

我得而他之我一人意中之他人不得而他之夫他之取類頗殊以爲眾悅則古與今同以爲獨憐則今與古異而吾幸沐此絕代之榮光其暇向古今而較同異耶蓋此一時也我與他猶分爲二我之稱他曰妹則他之稱我宜曰兄然而正不必也直以一他槩之而誰何莫問宛如我我之周旋有一日者我與他或合而爲一我當謂他爲婦則他卽當謂我爲夫然而亦不必也總以一他渾之而爾汝可歌何論卿卿之憐愛然則鶯雖有秋波之一轉乎但願去其一轉之名而存秋波去其秋波之名而存鶯并去其鶯之名而存他則所謂怎當者

吾庶幾得而當之矣

此作拈他字

自注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其六

移情於美盼者言邇而意愈遠矣夫張生所難當者秋波之一轉耳而何以必謂之那一轉此非去後之思不能已已耶今夫情之所至豈復可以語言求之哉然言不足以盡情而情終不能忘言故同一事也有以正言出之者有以戲言出之者而更可以方言出之者至於方言而情益不可究詰矣而張生之逢鶯鶯既自以爲眼花撩亂口難言矣乃於其臨去之秋波不曰何當他而曰怎當他不曰彼一轉而曰那一轉是何方言之屢見也夫方言之怎當猶夫正言之爲何當也此不必辨

也而方言之那一轉則非猶夫正言之彼一轉也此不可不辨也今試思之猶是秋波也前此者有轉矣後此者有轉矣而此際何獨以一轉稱則此際之所謂轉必非前後之所謂轉也可知抑猶是那一轉也前此者有那矣後此者有那矣而此處何獨以那稱則此處之所謂那并非前後之所謂那也又可知當其櫻唇綻玉嚙花外懋懋之聲夫獨不可曰那一聲乎然舌方嚙之而耳卽聞之要止可謂之此一聲耳若秋波則豈有聲之可駐哉騰曼睞於目成盈盈欲笑迄今殷勤而追憶之曰那一轉雖有睨睨之好音固不敵媲美之清揚矣當

其芳徑襯紅顯香塵纖纖之步又獨不可曰那一步乎  
然足之所至而目亦至焉仍止可謂之此一步耳若秋  
波則豈有步之可跡哉寄含睇於目送渺渺余愁迄今  
惘恍而徐摹之曰那一轉雖有凌波之微步終不及傾  
城之一顧矣論屬辭比事之例則他與那均爲迷指之  
名但他者繫之人那者繫之事人與事分而所見於是  
乎異詞矣夫秋波者其人而秋波之轉則其事也假令  
轉於始而復轉於終或疑那之中又有那焉而臨去之  
秋波固無暇再轉也則請以那一轉結秋波之局可也  
論出口入耳之恒則怎與那俱爲習聞之語但怎者屬

之我那者屬之他我與他參而相對自不能無言矣夫  
秋波之轉者他之情而難當秋波之轉則我之臆也假  
令轉於此而亦轉於彼或疑那之外又有那焉而臨去  
之秋波固未肯他轉也則請以那一轉攝秋波之神可  
也噫彼一時也傳心事於芳蹤將留情之眼角便欲付  
之休提然時當未去而冀其不去魂搖於可憐之步自  
不禁柳風嫵娜之懷此一時也注相思於餓眼則一轉  
之秋波惟有歎其怎當蓋時當既去而憶其臨去神馳  
於垂盼之餘殊不勝煙雲縹緲之想謂之那一轉明乎  
一轉之後更無一轉也又何怪乎方言之屢見也哉

此作拈那字

自注



九煙先生集跋

道光歲戊申仁滯跡蘇臺客有於吳趨市肆間購得九  
煙先生夏爲堂別集者以仁與先生同楚產持以見贈  
其正集則生平未之見也已酉正月先生族孫周子堅  
叅軍訪仁於揚州寓齊談次及之爲言其先人輯有藏  
本獨未得是集及逋草遂攜去合編都爲六卷商付梓  
人屬高郵金生雪舫任校讎五閱月而告成仁惟先生  
品潔行芳才奇遇蹇遭逢末造竟賦懷沙其高蹤上與  
靈均爭烈奚必以文傳哉乃於今數百年來人往風微  
止此殘編斷簡零落人間尙古之君子又未嘗不重悲

先生之遇之窮而並惜其文之不傳也今是集慮不及  
先生之百一而吉光片羽可以覘文采矣異日倘得逋  
草及他所遺編彙爲全集更足副周氏子孫數世纂述  
之苦心而仁慨慕先賢益不盡敬恭桑梓之思已

道光二十又九年冬十一月長至日湘鄉後學左仁謹  
識於銅山縣衙之詠史齋